

听房龙讲述 地球的故事

The Story of Geography

■ 房龙◎著 马腾·廖先◎译

京 华 出 版 社

听房龙讲述 地球的故事

The Story of Geography

■ 房龙◎著 马腾 廖先◎译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房龙讲述地球的故事/(美)房龙著;马腾,廖先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724-320-5

I. 听… II. ①房…②马…③廖… III. 社会地理学—通俗
读物 IV. C91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490 号

听房龙讲述地球的故事

著 者: [美]房 龙 著 马 腾 廖 先 译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010mm × 710mm 1/16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20.25 印张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320-5

定 价: 35.0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译者言

中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说过,房龙的笔有一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一般的地理类书籍,往往向我们介绍地球概况、海陆分布、地形地貌、河流高山、自然环境、重要城市、经济资源等,名称众多,数字繁杂,读来让人心烦,不易记忆。而这本《听房龙讲述地球的故事》不只是描述地貌、自然特征以及自然和政治的区域分布,它更是研究人的著作,研究人如何寻找食物和住宿,如何使自己和家人得到消遣,如何找到适应环境或改造环境的方式——为的是以其有限的力量过上尽可能舒适、优裕和幸福的生活。他告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把人们关心的故事写进地理学。他让我们体会到保护人类共同生活环境的重要性,“我们拥有同一个星球,我们是伙伴和朋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对人类世界的幸福美满担负起共同的责任”。这样一来,平素看起来很枯燥的地理知识,经过他的妙笔生花,山水草木就显得栩栩如生,读地理就如读小说一般,好懂而又易记。

这本书英文版名为《人类的家园》,在正式出版之前三个星期,它就被当作一本畅销书广受欢迎。1933年正式出版后,它也始终名列非虚构类作品销售排行榜的榜首,每周售出1000册。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本书售价3.75美元,这在当时是不低的价格。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实属不易!该书曾被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还有中文。

《人类的家园》在美国获得好评如潮。《纽约世界—电讯报》称其为“从未有过的既给孩子也给大人读的最好的地理书”。《布鲁克林鹰报》的书评作者发现书中“包容了所有适用的文献”。《堪萨斯城星报》称它是“这一年最具可读性的非虚构作品”。《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则称这本书是“用足够

朴实的、能让任何 12 岁的聪明孩子读懂的方式写成的”。还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赞美道：“自从伊拉斯谟以来出生于鹿特丹的作家中没有人能超过房龙，从荷兰来到美国的移民作家没有谁能与房龙比肩。”

作为一本描述人类生存空间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名著，这实在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房龙作品的魅力在于用文学笔调讲述科学常识，这种写作方式为人们所痴迷。他让地理变成了大众的“小说”，让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成为大众长智慧、学科学的钥匙。

青少年通过阅读房龙的书，可以对世界地理知识及其发展规律有一个较为系统、连贯的了解。世纪之交，人们已步入一个科学发达、信息畅通的时代，但是，科学发达不等于科学就十分普及了。我们正在享受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对科学本身有清晰的了解呢？原因在哪？人们不是不想了解科学内在的奥秘，而是科学本身的深奥和枯燥，使人望而却步。如果有书籍以科学进行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内容严谨、文笔优美的表述，谁不愿去接受科学的雨露滋润呢？遗憾的是，能将枯燥的地理科学深入浅出地、生动活泼地推向大众的人太少了，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本书由马腾、廖先、王亚妮、王创峰等人集体翻译完成，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已出版的相关书籍和研究资料，在此深表感谢！

致 读 者

十年前你写给我一封信,今天我来回复你。你在信中写到(请允许引用你的原文):

“……我同意你的话,可什么是地理书?我不需要一种全新的地理书。我需要的是我自己的地理书。只有这样的地理书才能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东西,其他的内容都可略而不论,请你为我写这样的地理书吧!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很看重这门课。我学到了各个国家的情形,它们的疆界、城市的状况以及居民的数量;我还学到了山的名称,他们有多高,每年输出多少吨煤。但是,所有这些知识我刚一学完就全忘了。它们之间缺乏联系,难以融会贯通。他们就像藏画太多的博物馆、演奏曲目繁杂的音乐会,显得杂乱无章,毫无头绪。这些内容对我毫无用处,每当我需要具体的事实时,我还是得去查阅地图册、百科全书和蓝皮书什么的。我想许多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看在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可怜人儿的份上,请你为我们写一本新的有用的地理书吧!请把所有的山脉、城市和海洋都在地图上标出来,然后只需要告诉我们谁住在哪些地方,他们为什么住在那里,他们从哪儿来,还有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一种有人文色彩的地理学。还有请你着重强调那些真正有趣的国家,别在仅有一个名称的国家上面多费心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地理书中的内容牢记在心……”

如同以往一样,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非常快乐,对你的要求我总是言听计从。现在我可以回过头对你说:“我的朋友,这就是你要的那本书!”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目 录

探索我们生活的星球

我们如何认识“地理” / 1

地图:认识我们家园的一把钥匙 / 3

如何阅读本书 / 14

人类与家园

与我们共存的人们 / 17

这个星球的习性与礼俗 / 21

家园的四季 / 37

那些被称作洲的海洋陆地 / 39

发现欧洲

- 走进欧洲与那里的人们 / 45
- 希腊:古亚洲与新欧洲的桥梁 / 48
- 西班牙:非洲与欧洲在此撞击 / 57
- 俄罗斯:欧洲耶? 亚洲耶? / 66
- 意大利:占据地利的海上霸主和陆上强国 / 76
- 法兰西:这个国家应有尽有 / 91
- 比利时:几片薄纸缔造了它 / 103
- 卢森堡:历史玩笑 / 107
- 瑞士:多语言的统一民族国家 / 108
- 德国:为建国等得太久 / 113
- 奥地利:曾经沧海 / 122
- 丹麦:真正消除贫富差距的国家 / 125
- 冰岛:一个有趣的政治实验室 / 128
-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同属两个王国的领地 / 131
- 荷兰:在沼泽地上跳舞 / 139
- 英国:一个小岛担负着四分之一人类的幸福 / 144
- 苏格兰:难以容忍的穷乡僻壤 / 154
- 爱尔兰:不喜欢随波逐流 / 156
- 波兰:自家经线做他人嫁衣 / 160
-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产物 / 163
-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个产物 / 165
- 保加利亚:最正统的巴尔干国家 / 168
- 罗马尼亚:为石油与王室而自豪 / 172
- 匈牙利:蒙古人的后裔 / 174
- 芬兰:人定胜天 / 176

亚洲巡礼

亚洲的发现 / 179

亚洲之于世界的意义 / 182

亚洲中部高原 / 184

亚洲西部高原 / 187

阿拉伯：曾归为亚洲 / 198

印度：人与自然互促增长 / 201

缅甸、暹罗、安南以及马六甲：占据着亚洲的另一个大半岛 / 208

中国：东亚大半岛 / 212

朝鲜与蒙古：前途未卜 / 225

日本：樱花烂漫的国度 / 228

菲律宾：墨西哥的古老辖地 / 238

荷属东印度群岛：小人物掌大权 / 241

大洋洲探险

澳大利亚：造物主的不经意之作 / 247

新西兰：太平洋上最奇怪的人 / 254

太平洋群岛：居民不耕不织却照样生活 / 256

非洲印象

非洲：一块充满矛盾和对比的大陆 / 259

开拓美洲

美洲：最乐善好施的大陆 / 287

一个新世界 / 307



探索我们生活的星球



我们如何认识“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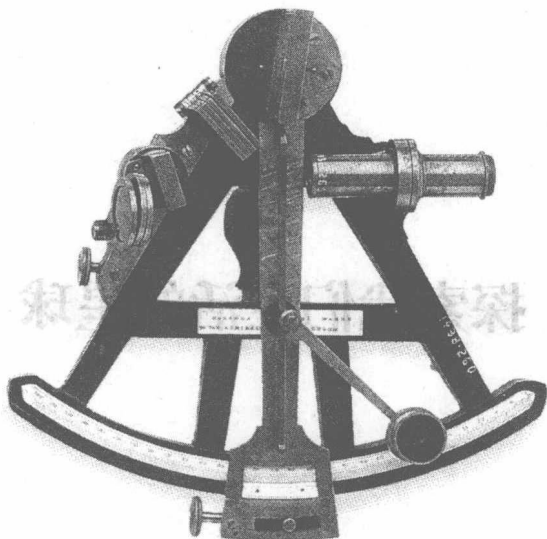
通常,航程的开始总要起于思考旅行的目标以及抵达的方式。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同样也应该对本书的写作目的与方法有所了解。因此,事先对“地理”一词作一个简短的定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我的书桌上正好放着一本 1931 年版的《简明牛津词典》,我们不妨作一参考。该书的第 479 页对“地理”一词解释为:

地理学是有关地球的表层形态、自然特征及政治区域、气候、物产和人口等等的科学。

我并不期待一个更好的定义。在这本书里,我将强调和突出其中的某些内容,简化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内容。因此我准备把人置于中心地位,不仅仅讨论地球的表面形态、自然特征等,而且还要讨论它的自然与政治的疆域。我更愿意把它看作讨论人的著作,它所应该探究的是人为了他自己和家庭寻找食物、居所和闲暇的活动,或者说也是一种尝试,看看人们如何为寻找舒适、优裕和幸福的生活,凭借其自身的能力适应环境或找到改变环境的方式。

有人曾说,即使同样热爱上帝,也不乏一些异类。不难发现,在我们的



六分仪

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同伴。乍看上去,他们生活的许多习性都令我们反感,我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子孙有所染及。可是 20 亿的人口,即使不增加,也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这么多人在进行着各种最大可能性的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实验,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实验才是最值得优先重视的。显然一座石峰之所以成其为高山,正是因为被人类发现和涉足并经历了不间断的占领、征服与开发。

与 13 世纪初时相比,今天的大西洋依然那么辽阔深邃、多雨咸涩,但是人类开发的结晶是使之成为新旧世界之桥与东西贸易之衢。

数千年前,无垠的俄罗斯平原携着它那丰富的物产在等待着,等待着把它奉献给那些前来播种的勤劳者。但是前去开垦的不是斯拉夫人而是日耳曼人或是法兰克人,今天这个国家又将是另一番面貌了。

日本列岛不会因为居住其上的是日本人还是今天已经灭绝的塔斯马尼亚人而改变它地震频多的特性,但如果是后者的话,则可能 8500 万人会面临饥馑。同样,如果不是来自北欧的不知满足的武士们而是那不勒斯人或柏柏尔人入主英伦诸岛的话,它们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面积是它母国的 150 倍,人口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总而言之,我的地理学侧重于纯粹的“人”的一面,而较少关注在当今



大工业时代愈显重要的商业问题。

经验表明,在谈论有关进出口的贸易量、煤与石油的产量以及银行存款数额的话题时,无论你讲得如何娓娓动听;读者也难以铭记于心,而且若有需要的话,他们自会查找相应的工具书(哪怕这些数据互有出入)。因此——

首先,这是一本关于人类的地理书;

其次,这是一本关于人类自下而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地理书;如果篇幅允许,我们会再谈论一些其他的话题。



地图:认识我们家园的一把钥匙

毫无疑问,我们对于地图是再熟悉不过了,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那些没有地图的岁月。那个时候的人们出行时所作的万般计划里绝不会出现地图,这也正像我们普通人不明白测量宇宙要通过数学公式。

古巴比伦人的几何学非常发达,他们对自己的王国地貌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800年,摩西诞生前的2400年)。从他们留传下来的几块黏土碑刻来看,上面所描画的是他们国土的轮廓,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尚不能称之为地图。埃及人为了便于向勤恳的臣民征收税款,也对国土进行了勘测,这表明他们当时已掌握了充分的应用数学知识。但是很遗憾,我们从来不曾有任何一位王公的墓葬里发现一张现代意义的地图。

古希腊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好奇心的民族,喜欢追究万事的根源。他们写出了不少有关地理学的专著,但其中也难免地图的踪迹。据说在一些大的商业中心城市曾经出现过许多注明地中海诸岛间最佳行进路线的铜碑,以便于商人活动,但这些铜碑深埋于地下,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不为人所知。亚历山大占领了面积足可空前绝后的领土,建立了一支职业的“步测者”队伍,这些先驱带领不知疲倦的马其顿军团前往印度寻找黄金,因



此我们可以肯定亚历山大具有相当程度的“地理意识”。这些人在其所过之处都留下了精确的记录，但是仅仅只是一些痕迹，几张画图或线条而已，依然算不上正规意义的地图。

古罗马人为了开展大肆劫掠（他们是一帮“组织最完善的强盗”，所犯下的罪行在欧洲开始伟大的殖民时代后又重新出现），他们随处而居，四海奔波；路修到哪儿，税也征到哪儿；所过之处，这些古罗马人肆意伤残土著居民，把他们钉上十字架，就连庙宇和游泳池也无一幸免，只留下一堆废墟任由后人去凭吊。这些罗马强盗似乎有本领统治一个世界级的帝国，但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尽管罗马的作家和演说家确实常常谈到过罗马人的地图，而且还炫耀过他们的地图是如何准确而可靠。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惟一一张罗马地图是那样的原始与粗糙（公元2世纪那张罗马古代区划地图事实上意义不大，因此可以除去不计）。除了被具有强烈历史好奇心的人当作古董收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研究价值。

一张以康拉德·普廷格的名字命名的地图广为历史学家所知。康拉德·普廷格是奥古斯堡市的小镇书记员，最初想借用斯特拉斯堡的约翰·葛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来大量印刷古罗马地图，以将之传播开去。但遗憾的是，他手中没有原图，只好使用一张13世纪时对3世纪原件的复制品作为底稿，但因为这个复制品历经上千年，屡遭鼠虫破坏，许多细节已难觅见，所以是相当不完整的。

即使如此，普廷格地图基本保持了原件总体的轮廓。如果那张3世纪原件确为古罗马人尽心竭力所做出来的成果，那么，他们显然还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地理知识。我临摹了这幅古罗马地图，读者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在仔细研读这张古老的地图之后，你就可以明白当年罗马地理绘图者的水平到底如何。不过你也要承认，从当年罗马将军们依据这张近似面条的地图进军英国或黑海到现在，人类已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啊！

中世纪的地图，简直就不值一顾。教会厌恶一切“无用的科学探索”，他们想知道的是通往天堂的道路，而不是从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的最短路线。地图于是也就被画上了可笑的图案，上面充斥着海妖、美人鱼、无头海怪（这个异想天开的形象起源于那些常把头缩在毛皮大衣里的可怜的爱斯基摩人）、打响鼻的独角兽、会喷水的巨鲸、带翅膀的半鹰半马怪



兽、长着翅膀的半鹰半狮怪兽,以及所有代表恐惧和迷信化身的怪物。耶路撒冷理所当然地居于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被画到了世界的边缘,没人能够旅行到它们以外的地方,苏格兰是一个孤悬的小岛,而巴别塔(通天塔)则比巴黎全城还要大9倍。

与中世纪制图人的作品相比,波利尼西亚人的编织地图可谓是航海家的天才杰作,看上去就像出自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之手,可是实际上它们却很实用而且很精确。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地理成就勿庸多言,但在那时他们却一向被视为可耻的“异教徒”,被排斥在以欧洲为核心的世界之外。就这样,从那时起直到15世纪航海业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地图的绘制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当时,土耳其人攻克了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长期阻隔着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于是,人们迫切需要在海里找到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这种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当时航海业的进步。那些传统的依靠教堂的塔楼尖顶航行到相邻大陆或靠着狗吠声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方法得以彻底终结,人们也开始渐渐习惯在除了碧海蓝天再不见一物的海上进行数周漫长的航行。

看起来古埃及人有一次偶然地到达希腊的克里特岛,然而他们只是因为被风吹离了航线而不是精心策划了这次最远的航海探险,并且也没有继续前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也曾做过几次非凡的大事,甚至航行到了刚果河和锡利群岛。不过他们本质上都是“教堂尖顶航行者”,即使是在去刚果河和锡利群岛的途中,他们也是见陆必登,一到夜晚,他们就必定要把船拖上岸边的陆地,以免被吹到海洋深处。

至于那些中世纪商人们,他们的航线遍布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但也仅限于此,而且最多不过几天就看得到的山脉。假如在大海里迷失了方向,他们也有办法发现最近的陆地,他们知道鸽子能够飞出抵达陆地的最近路线,为此他们总会带上几只鸽子出行。当他们分辨不清方向时,他们就放出一只鸽子,顺着鸽子的大致方向前行,直至看到陆地上的山峰。他们把船泊在最近的港口,再去打听他们碰巧到了何处。

哪怕是中世纪的一个普通人也拥有着比现代人多得多的天空星座分布知识,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不像今天的我们能从各种各样诸如



年鉴和日历等印刷品里获得信息,所以他们不得不掌握这些知识。当时稍有知识的船长都能借助观察星星来辨识方位,根据北极星和其他星座的位置制定航线。但在北方,天空中经常乌云密布,采用观星的办法未必可行。所幸的是13世纪下半叶一件外国发明物传入欧洲,帮助欧洲航海者摆脱了代价不菲的痛苦历程,不再完全依靠运气和猜测(主要是后者)惶恐前行。但是关于指南针的起源和发展,至今仍然存在许多秘不可解的地方,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只是一种猜测,而不是正式的知识。

13世纪上半叶,一个五短身材、眼睛斜视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统治着一个疆域空前广阔的大帝国(东起黄海,西至波罗的海,一直到1480年它还维持着对俄罗斯的统治)。当他横穿巨大的中亚沙漠前往欧洲寻欢作乐时,手中肯定携带着一种类似指南针的罗盘。不过地中海的航海家第一次看到这种“魔鬼撒旦亵渎上帝的发明”(基督徒如此这样称呼指南针)的时间,还依然不能够断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在它的指引下探访天涯海角去了。

大凡这种对于世界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发明,都具有一个模糊的来历。或许当时某个从雅法(以色列港口城市)或法马古斯塔(塞浦路斯港口城市)返回欧洲的人可能带回了一个从波斯商人那儿买到手的指南针。波斯商人告诉他这是从一个刚去过印度和中国的人手中得来的。这个传言很快传遍了港口上的小酒馆。所有的人都想一睹这个被撒旦施了魔法的奇妙小针的真面目。据说,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这小针总能指示你朝北的方向。当然,人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不管怎样,很多人还是托朋友下次从东方回来时也给自己捎一个指南针回来,甚至还先预付了定钱,于是,6个月之后,他们也各自拥有了指南针。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玩意儿呢!这一下每个人都想要一个指南针了,他们急盼大马士革和士麦那的商人从东方购回更多的指南针。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仪表制造商也考虑用自己的装置制作指南针。那段时间,整个欧洲都在谈论指南针。又过了几年,这个带玻璃盖的小金属盒已随处可见,变得平常之极,以至于没人想到为他们所熟视无睹的这个东西着实值得大书一笔。

对指南针来历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不管怎样,它一定永远都充满了神秘色彩。自从第一批威尼斯人在这根灵敏的小针带领下从他们的浅



海峡航行到了尼罗河三角洲以来,人类对指南针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在地球上除了几个地点之外,人们发现它并不总是指向正北,指向都略微偏东或偏西——在专业术语上,这种差别就是所指的“磁差”。由于南北磁极与地球南北极并非十分吻合,而是相差数百英里,这就导致磁差的产生。南磁极在南纬 73° ,东经 156° 的交叉点上。北磁极在加拿大北部的布西亚岛,1831年詹姆士·罗斯爵士^①首次确定了这个岛的位置。

磁差的存在,要求一个船长不仅备有指南针,还必须拥有一张海图,以便了解世界各地的不同磁差。这就谈到了航海学的有关问题。这是一门很复杂、高深的学问,绝非寥寥数语就能说明白的。既然这部作品不是航海手册,我只希望你能知道——指南针在13至14世纪传入欧洲,航海因它的推动不再依赖侥幸的猜测和复杂的计算,而变成了一门可靠的科学。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辨识出自己的航向,或是向北,或是北偏东,或是北—北偏东,或是北—东偏北……以及罗盘上所指示的32个方位中的任何一个。但是中世纪的船长却只能借助两件工具在茫茫大海中辨别方位。

一件是测深锤线。测深锤线的历史几乎与航船同样古老。它能够测量出海洋任何一点的深度。假如船长有一张他们目前航行的海图,上面标明了这片海洋的不同深度,测深锤线就会告诉他这片水域的情况,进而确定航船位置。

另一件是测速器。最原始的测速器是一块木片,人们把它从船头抛入水中,然后仔细观察它到船尾共花去了多长的时间。由于船的长度是已知的,根据船经过某一个固定点所花的时间,同时也可以大致算出这条船的时速。

后来,测速线渐渐地取代测速器。这种绳索长而纤细但无比坚韧,选取适当长度打个若干绳结,尾部系有一块三角形木片。将绳子投入水中之时,水手同时打开沙漏。当沙子从瓶中漏干之后(当然水手知道沙漏的时间长度,一般为两三分钟),就把绳子从水中拉起来,数出在沙漏中所有的

^① 詹姆士·罗斯(1800—1862),英国海军军官,曾在北极和南极洲作过磁力测量。——译者注